

手裡握著各項個案功能的評估內容，上面爬滿密密的筆記，深怕自己會遺漏掉任何一個微小的細節，反覆輕輕的說著幾分鐘後要對個案說的指導語。隨著指針滴滴答答的走，我緊張的將手放入白袍的口袋，這是讓我有安全感的習慣動作。反覆翻閱筆記，但思緒紛亂，感覺紙上閱讀到滾瓜爛熟的文字，在我腦中旋轉飛舞，就快溜出來了。

看著指導老師給的電腦病歷檔案，我開始拼湊個案的形象，是位八十幾歲的男性，右眼失明，有心臟方面疾病和腦中風等等，看著先前治療師為他評估的等第，初步的了解個案的生理狀況。因為是實習，所以我們會依照著評估量表，一項一項施測下去，最後訂定治療的目標。眼睛盯著螢幕上的黑字，試著將它們烙印在腦海中，漸漸對個案有了雛型，此時我的自律神經系統似乎也安撫了腎上腺素的分泌。

治療室的門緩緩被推開了，一位婦人推著坐在輪椅上的老爺爺進入了治療室，婦人的眼神有些疲憊，抿著雙唇，而眉頭也深鎖著，擠出了歲月的皺褶，老爺爺雙眼淡淡的望向前方，看不太出什麼情緒，給我一種沉靜的氛圍。那位婦人是輪椅上爺爺的妻子，訪談過程中看到她眼裡閃爍著焦慮和擔憂，「請問您對您先生未來能恢復的程度有什麼樣的期待呢？」我看著婦人問道。「我當然不期待可以跟以前一樣了……，但是希望他能夠打理自己的一些生活起居。」她的語調透露些許失落夾雜著一絲絲的希望，而我，也只能動筆紀錄她說的字句，雖然想說些鼓勵的話，卻只能靜靜的點了點頭，畢竟婦人說的也是事實，沒有把握的保證就不必多說了。

施測一個稱作 LOTCA 的評估工具，評估個案的認知功能，且老爺爺有失語症，以至於表達上有些困難，婦人在一旁陪伴著，當評到一項拼拼圖的項目時，老爺爺手中拿著一小塊拼圖，不加思索的擺放在桌上，緊接著將另一塊拼圖以不連貫的圖案接連在旁，無法成功地照著示範圖拼出一樣的圖案，於是我請他將拼圖擺在示範圖上去拼湊，並親自示範一塊拼圖給老爺爺看，「現在換你做一次！」說完遞給他一小塊，他拼著與我們看到的示範圖不同的圖案，拼圖與拼圖之間彼此無法契合，而他太太這時皺著眉頭對我說：「為什麼會這樣子啊？」她的語氣承載滿滿的傷心，彷彿心碎了一地，老爺爺會有這樣的情況是因為腦中風影響到視知覺這一區域。我突然感到心揪了一下，事實上大多數的疾病都是這樣，就像地震一樣，突如其來的撞擊板塊一下，卻造成永久存在的裂痕……，產生的影響，不僅僅對個案本身，也打擊了愛著個案的至親……，同時也打亂了他們的生活節奏。

抓緊時間，繼續施測個案的動作控制和平衡，中間短短的空檔時間，老爺爺開始從事熟悉的滑車活動，因為他的患側手肌力不足，若用患手做活動，則滑車就會翻覆，因此他使用好手壓住患手作代償，此時婦人就會拉開他的好手，將自己的手輕放在老爺爺的患手上，帶著他左右滑動滑車，「這樣才有效果啊！」她緊皺著眉頭對他先生說，老爺爺將他的手從太太手中抽回，發出不悅的哼聲，繼續用好手代償，同樣的畫面又重播了幾次，「你繼續這樣，那我要走了！」婦人說完，起身離開治療室，重重的腳步聲落在身後，老爺爺沒有說什麼，繼續滑車活動。我想每位個案都希望能在復健時能獲得成就感，希望少一點的挫折，在病識感不足的情況下，會選擇以代償的方式來達成目標，親人往往比個案更加焦急，那是種又急又氣又難過混合產生的複雜情感。沒過多久，婦人再度回到老爺爺身旁，沒吭聲的拉張椅子坐下，窗外透進亮白的光影，灑在他們年邁的身上，歲月的皺褶更加鮮明了，家人間緊密的情感，有時也添著些許的矛盾，「愛」就像橡皮筋繫著相愛的彼此，距離拉遠了又會再彈回來，無條件地呵護和給予，放心不下所以回來。有時候生病好像是這麼一回事，拉近了家人彼此之間的距離，因為疾病才發覺生命像易碎品，有了道裂痕才更加體會到在乎的重量，雙手捧著希望，永遠不再放手。

後續的平衡測驗，個案要站立時我們協助他從輪椅轉位到治療床上，老爺爺顫抖的雙手扶著床墊，像使盡了全身的力量將虛弱的身子撐起，腳卻像唱反調般，頑強卻虛弱，我們在旁扶著他，紀錄只能寫下：無法獨立保持站姿。其餘的評估像是動作控制等級也比較低，而且和入院時的資料相比，兩個月的期間都沒有進步，再加上考量他的年齡，因此治療師必須擬定代償技巧。

施測完重點評估項目後，目光追隨著那對夫妻的背影離開，鼻子酸了一下，覺得有些失落，有些無奈，希望自己有更多力量，能夠幫助來復健的病人，盡可能的回復到以往的生活，協助他們獨立從事許多日常生活。復健科的病人也許很多都是如此，無預警的腦中風、一場無情的車禍事故造成脊髓損傷，毀了年輕人的下半輩子……等等，一場疾病就這麼魯莽地闖進他們的生命，攪亂了他們的生活。生命就是如此，常常不照著預料走。身為醫療人員的我，常常在想自己擁有什麼能力，能夠給病人什麼呢？身為職能治療師，未來要一步步的帶著病人往上爬，透過活動分級將難易劃分，給予心靈上的支持，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和病患家屬進行口頭衛教等等，提供代償方法像是深入個案的居住環境作改良、生活型態上的調整，或是設計專屬的輔具給個案使用，其實仔細想想自己也可以擁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對自己的專業不夠有信心，是因為自己不夠充實吧！」曾經有人這麼對我說。現在大三的我，投入職場之前要為了自己也要為了我的個案努力，將醫療知識的磚頭扎实的堆砌成一座高塔，站在上頭眺望，讓我看得更遠。記得實習時心裡糾結著的情緒，記得那些期盼，無論病人的還是自己的，我都要記得。

握著黑色的原子筆，寫下那位老爺爺的評估報告，「告知家人個案的狀況，並說明預後不太樂觀，因為年紀較大，合併失語症等等大腦功能受損，讓家人有心理準備，並教導如何照顧個案的方法及代償技巧。」我停下筆尖想了想，職能治療師有時扮演的角色，也像是幫病人找回生命失去的拼圖，或許無法像原先的完美，但也讓生命的構圖增添一筆預料外的精采！



# 阿公！欲做莊嚟？

醫學七 陳彥誌

坐在車子前座，突然背後有人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

轉過頭去，發現原來是外公。他手裡拿著一只外頭包著金箔，元寶形狀的巧克力要遞給我。我有些詫異，遲疑了一會兒後，大聲說了聲謝謝，卻沒有收下。外公皺癢的雙唇微微張合著，看似不知該如何反應，一隻手就這樣懸在半空中。

母親有點尷尬地笑了笑。「你就先拿著吧！」她說。並放大音量轉過頭去對坐在一旁的外公道：「爸，這條我驚你呷藥仔苦，欲給你配一個甜的啦——剛才毋是才給你講過？」外公沒有回話，只是怯生生地把手收回來，整個人縮到位置上，像犯了錯的小孩。

我轉回身子，聽見後方傳來一聲輕輕的嘆息。

接到那通來自鄉下外婆家的電話是兩個月前的事。

根據母親的轉述：外公變得語無倫次，還忘東忘西，最近的事都記不太起來。外婆對此很擔心，希望爸媽能回南投去探望一下。醫生還說外公的症狀十分典型。一般來說，這種病的患者是無法好轉的，只能透過藥物控制和加強精神方面刺激來延緩病情惡化。

外公本就沉默，尤其是在牙齒掉光後。到後來我根本分辨不出那些出自他口中，我無法理解的呢喃，是因為腦神經退化所導致，還是因為他牙齒掉光使得他根本無法把話講清楚，即使他想要。

這不禁讓我懷疑：過去在多少吃力的瞬間，在他的腦部結構真正出現問題之前，他嚐試要把一個完整的意思，一句完整的問候傳達給我們聽，卻被自以為聰明的我們所忽略。於是，他越來越自卑，也越來越傾向逃避，自我的退化最後終於變成真正的退化。

外公在台中接受診斷的期間便輪流在眾親戚家中居住。之後有一陣子，為了要在台中的醫院製作假牙齒模，外公便移駕到我家起居室。某天下午，我自外頭返家，一進入客廳便看見外公扶著桌子、椅子，緩緩地迎面向我走來。接著，他含糊糊地說了一段話，我只聽出其中似乎有我的名字。

「外公在問你剛才去哪裡啦，是不是去學校？」母親的聲音突然從樓梯口出現。

「喔！毋是啦，阿公。我今麥是在放寒假……」

外公眼神呆滯地看著我，聽到回答前後沒有任何不同的反應。

「外公他老了，耳朵重聽，你要講大聲一點。」

但我根本懶得把話再重覆一遍。

「喔……啊阿公你先去裡面休暍，我欲來去樓頂讀冊啦！」

說完我便閃身離開，一次兩階快速地跨步上樓。走到轉角處，我停下腳步偷偷探頭去看站在下方的母親，原以為會發現她瞪著我瞧。但，沒有。母親只是用一種哀傷的眼神注視依然呆在原地，不知所措的外公。用一種哀傷的眼神。

我想起外公的過去。他是個喜歡賭博的男人。初二回外婆家，如果當天晚上發現外公不見了，一定就是在附近鄰居中的某一家，隨著骰子的哪啣聲興奮地吆喝。即使是跟兒孫玩，他也絲毫不讓步。每次我們幾個小孩連同舅舅叔叔們過年一定會拱外公出來做莊家。因為不管是十點半還是比大小，他那精明的問話和饒富趣味的動作總是為年節多增添了幾分歡樂氣氛。「押卡多啦！賣這樣吝惜啦！」「不驚死，還要牌，我看這個一定係半點入」「看你押這裡多，第一個先抓你！」讓全部的人都捨不得離開牌桌。只是，最後當我們幾個表兄弟輸得落花流水，只差沒脫褲求現時，外公總會從他面前用來裝錢的鐵便當盒中拿出一個五十塊的銅板或者是一張一百元的鈔票，默默地遞給我們。母親告訴我，那是外公讓你們「吃紅」的！

今天晚上回家，看見外公一樣坐在椅子上，廚房裡開著電視，但他的視線卻完全對不上螢光幕，只是沉默地望著前方的冰箱。默默地任罐頭笑聲被捲入排油煙機裡，隨著煙霧傳送到另一個離他好遠好遠的世界去。

我關上門，打從心裡厭惡油煙噁心的味道。

很快地，外公的地位便如同他的身軀日漸萎縮。

所有人開始認為：只要講的是流利的國語，光會說台語，腦袋又不靈敏，甚至還重聽的外公就可以被視為空氣。從南投載外公回台中的車上，母親和父親毫不掩飾地說說笑笑談情話；晚飯桌前，家裡的氣氛從不自在的五人聚餐變成自在的分割。四比一再加上人數多的一方還佔盡優勢，我們一家人繼續過著以前的生活。除了母親以外沒有人會私底下找外公攀談，諸如和牙醫約診等和他相關的大小事皆由母親一手包攬。

寒假外籍老師要來家裡教授英文。剛好有一天外公因為要試假牙必須住在我們家。我明知那天舅舅家裡不方便，卻還是要求母親想辦法在我們上課時把外公送到舅舅家去，說外公如果在我們上課的時候走到客廳被老師和同學看見會「不太好」。母親聽了只是淡淡的對我說：「沒辦法，舅舅他們是真的不方便。」我聽了有點生氣。原先預期母親聽了會責罵我，並義正辭嚴地告訴我說：「那沒什麼好丟臉的，他是你外公啊！」但母親的口氣聽起來就好像她在某種程度上認同了我的想法。我轉身踏步離開，矛盾的心結卻像口香糖，仍固執地黏在滿是溝紋的鞋底。我不想親近外公，心裡卻又隱隱覺得自己似乎虧欠了他什麼，便把責任推給母親，希望母親能盡全力去照顧他，卻又在覺得母親沒有完完全全為外公著想時藉由對母親生氣來為自己的自私找出口。罪惡感就這樣踐踏我的心，一條一條。我的心是滿是溝紋的鞋底。

外公齒模作好後隔天就要回南投了，便在我們家享用最後一次的晚餐。當天與其說父親是在飯桌上和外公聊天，不如說他是在調侃外公。譬如當母親夾一塊魚到外公的碗裡，對他說：「爸，這款魚真好吃喔。」父親就會接話：「對啊，這款魚有夠好吃哩！一條要一千塊，一世只能買到一次哩！」逗得母親是呵呵笑，而外公看見周圍的人都在笑，自己也就跟著笑。

過了一會兒，母親突然若有所思地看著碗裡的飯菜，之後便向著對面的我說：「我突然想起小時候啊，我們幾個小孩子看到外公碗裡有什麼好吃的就會把筷子伸到他的碗裡面去夾，而他從來就不跟我們計較——我爸爸就是那麼疼我們。」

我突然想到過年賭錢時外公的那只鐵便當盒，和他給我們「吃紅」時臉上笑嘻嘻的神情。

而現在，坐在對面的外公，臉上不也掛著一彎微笑嗎？

於是，我停下筷子，清了清喉嚨，用不甚標準的台語大聲向外公問說：

「阿公，今年過年，你購無想要做莊嚟？」

## 既獨特也平凡的我們

去年年底，有同學要回高中科系宣傳，但他想做的不只是向學弟妹介紹自己讀的科系，還想帶給他更多的東西。於是他向我們周圍幾個同學各要了一句話想對學弟妹說的話，由他負責帶回去傳達給學弟妹。

有人提到了大學能提供的很多，多到想要自由發展都還嫌時間不夠用；有人希望學弟妹好好反省自己想做什麼、成為什麼樣的人；有人也鼓勵學弟妹把考試考好，選擇權會比較多；有人則想對學弟妹說，要認真尋找自己的興趣、慎選科系，將來讀到不喜歡的真的會很後悔；而我左想右想，最後決定只對他們說一句話：「認真生活，記得十八歲的自己」。

當被問到要對他們說什麼的時候，我原本是沒什麼想說的。我認為十八歲以前的人很可愛，他們可以自己找到生命的出口。儘管也一定會遇到挫折，會有徬徨迷惘的時候，但十八歲以前到底沒有什麼利害關係，想法也不會太功利，只要真誠的面對自己，並記住自己純真的模樣，懷著熱情上大學，我覺得就可以了，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所以被問到要說什麼，大概就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或「無為而無不為」的概念吧，我覺得不需要說什麼。若真要我說什麼，也就只有希望學弟妹可以用自己的「真」去過生活，如此而已。

不得不承認，上了大學以後的想法都不那麼純粹了。你會開始處處計算，計算著考試要考多少分讀書要讀多久才會有 A+，或計算期末要考多少分熬夜要熬多久才會過；計算自己有什麼優勢，自己要培養什麼能力才不會在未來被社會淘汰；計算著要廣結人脈，有更多資源才能讓自己更接近成功。還有好多好多說不完的計算，你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社會，社會就會回饋給你什麼。整天想著算計、攀求成功，你就也只會遇到跟你一樣的人，而你的心也會越來越沉溺在計算裡，但什麼才是成功呢？

從小到大，我們寫作文常常被灌輸要標新立異，要有特色有自己的風格，在社會上也常常提到什麼創意就是價值之類的话。我也深受這些話的影響，所以寫作文的時候希望自己語不驚人死不休，寫備審徵選什麼的也都要拼命強調自己的特長，甚至在看完李安的電影〈少年 Pi〉，當下還萌生這樣的想法：這部片不過就是個舊題材嘛，我能舉出一堆跟他題材一樣但比他拍得更深入的電影。

過了一段時間後，我的想法才有了轉變。在網路上看到流亡作家高行健說，他覺得文革這個題材中國作家還寫得太少，應該要有更多人去寫。儘管他已因為文革題材的小說拿到諾貝爾獎，卻依然這麼說，我這時才意識到，一個創作者最特別的並不是標新立異，也不是滿腹雄心要寫一個後人無法超越的題材，最珍貴的是忠實呈現的生活實像啊。就算走過前人走的路又如何呢？不會因為這條路別人走過就變得沒有價值，你自己有你自己的走法，這條路因為有你走過而變得獨特；全世界都有玫瑰花，但小王子的玫瑰花卻因為小王子而獨特。

真的成功的是那些天真的小孩吧，孩子的快樂很容易，可惜我們再也回不去了。船過水無痕，一日難再晨。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自己對這段話印象深刻，每次讀到都會反思再三。原來常常我們以為有價值的，在另外一個時空背景底下，竟是如此無用。成績好、能力強，到最後也似乎只是個虛名而已，時過境遷後就不復被人記憶。

認真想想，老子、莊子、曹雪芹、施耐庵等這些人，也都沒刻意迎合什麼時代精神。顏回、陶淵明的生活，以現代人的標準，簡直苦不堪言。（但就連古代皇帝的生活品質在現在都比不上中產階級了，說不定兩百年後的小康家庭都可以過得比比爾蓋茲還要好，又有誰知道呢？）可是在他們那個時代，無數滔滔不絕的政客、豐功偉業的將士竟都不敵歷史的洪流，惟有他們留下來，影響力更超越了同時代的所有人，這是為什麼？他們不過就是認真過生活而已，完全沒有想過要留名傳世啊！

成績好的學生常有人會自我期許，希望為社會服務，或擔任一官半職，或參與各種組織等，但以兩百年後的角度來看，誰真的會記得台灣在 2012 年的行政院長、立法院長是誰？更別說八大部會首長了。就像現代鮮少人知道清朝有過哪些宰相是一樣的意思，他們曾做過的改變，也一樣漸漸被人遺忘。「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陶淵明這麼說，希望我們能學著放下。然而，我們卻往往樂此不疲地追逐這種虛妄，以為自己能抓住永恆，到最後卻什麼也沒留下。

一念至此，就覺得好像大家小時候都是被嚇大的，都被灌輸不讀書以後就要去撿破爛或做苦工這類的負面印象。可是孔子在作那些低賤的工作時也沒聽他抱怨，「雖執鞭之操，吾亦為之」，用現代的話講大概是：「一個月薪水兩萬每天工作八小時的洗碗工，我也做」，真的很不簡單，雖然看起來也不過就是認真過生活而已。我們常常連和自己獨處的時間都沒有，就惶惶碌碌想要為人群為社會服務。其實如果每個人都能坦然面對自己，自得自在，又有誰需要為別人服務呢？

有人說，基督教在奧古斯丁就已經是集大成了，後世研究神學的人都只是在幫他寫註釋；中國歷史悠悠千年，但思想發展都不離孔孟老莊四個人。我們真的很特別嗎？我們的想法或行動，真的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嗎？看似人人特別，卻又彷彿人人都沒那麼特別。人與人的相似比相異多太多了。

我們都會經歷生老病死，還有許許多多的生命課題，遇到過不了的難關，我們要如何面對？很多事情都是無可奈何的，我們又要怎麼去接受？屈原在面對挫折的時候，他就只能一直寫，寫了〈九章〉之後再寫〈離騷〉，寫完〈離騷〉又寫〈九歌〉，寫了一篇又一篇，自己一直耽溺在無解的問問裡面，越陷越深，難以自拔。上學期旁聽〈楚辭〉，老師在講完文章後，意味深長地問了一句話：「你們難道要像屈原一樣嗎？」

之前曾跟東正教神父談過，東正教的神父認為「原罪」(sin)的意思不是罪、不是過錯，最初的意思是射箭射歪了，導正過來即可。所以他們在傳教時不會不斷強調人有罪，和西方教會的傳教模式大不相同。這讓我聯想到，西方醫學常常喜歡定義疾病，認為某段基因跟大部分的人不一樣，就說這個人有了什麼樣的遺傳疾病。但這些所謂的「疾病」真的是不自然的嗎？「嗚人者，鳴于人也；倖于天。」這些在人類社會中的不自然，其實只是「不同」，不能適應現代社會而已，卻在西方科學的架構下，被冠以疾病之名。自己感覺到，西方在對病人的定義和對罪人的定義上，兩者有高度相似的邏輯。如果現代醫學不是由西方世界所發起，會不會我們對疾病的認知將會有所不同，能更具包容性呢？

我以為，人不只有生病和健康兩種狀態，身體機能應該是一條數線，有負有正。以往的醫學只關心如何從負回到原點，卻忽略了人的身體有能從零點往正向前進的能力。我們願意傾身去幫助世界上最慘、最痛苦、病痛最難治療的人，但卻很少人研究，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是什麼樣子？達賴喇嘛、甘地、德蕾莎修女、史懷哲醫生、曼德拉，這些人都怎麼活出充實的生命？我們有沒有可能讓自己變得更好？在二十一世紀，我衷心期待一種「正向醫學」的推動，讓我們對人有更深刻的了解。從更多不同的面向觀省人的身體。

「認真生活」，認識自己的真，呈現生命的真，這是我唯一想對學弟妹說的。記得陶淵明曾說：「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希望在考試或其他的功利糾結鋪天蓋地壓迫而來時，還能留一份赤誠給自己的心。





# 走過方知傷痛

護理學研究所 盧幸翻

在醫療界十幾載，歷經急診、加護病房、護理教育等工作，所謂的病情告知、醫病溝通、醫療決策倫理等等，原本感覺只是教科書上提供參考的教條，而醫療糾紛也僅是臨床上少見的特殊案例遭遇，似乎是對醫療較缺乏了解的民眾須要面對的問題，偶遇病患面臨如此困境，通常就是在心中寄予無限同情地試圖感覺其無奈。然而，三年前父親罹癌的醫療過程，讓我深深領悟到，所謂病患與家屬於醫療過程中的無助與脆弱，唯有曾真切經歷者才知箇中滋味。

此時不忍地再次回想這過程，一切情景又歷歷在目，彷彿昨日發生那般的鮮明。在一次輕微車禍事故中，父親被送到南部住家附近的一所醫學中心，當時他雖無嚴重外傷，醫師還是很認真地進行了常規問診，就這樣恰巧地發覺父親新近幾天有解黑便情形，因此安排了胃鏡檢查，隨即便發現明顯的胃癌病灶，當場就跟我的兄長解釋這意外的發現，甚至推斷不是胃癌早期，需要立即住院檢查與治療。我們當下便回想到，半年前父親也曾兩度因為解黑便送醫，該院兩次都在胃鏡檢查後診斷為胃潰瘍出血，都安排了住院治療，卻都在沒有其他檢查、禁食幾天但尚未再解便的情況下就請我們辦理出院。我們不禁懷疑，是否當時就已是胃癌表徵卻被大意忽略？不過，這些猜疑揣測很快地因隨後面臨的一系列檢查而擱置。

主治醫師很快地安排了電腦斷層等等檢查，確認是胃癌第三期，建議進行全胃切除加化療。還記得當時尚不忍告訴父親有關胃癌的診斷，就以胃破洞為藉口鼓勵父親同意開刀，平日個性頑強的父親這時卻反常地細聲哀求著是否可以不要開刀胃切除，彷彿他已預見了其後的遭遇。儘管我們竊竊擔憂老人家會承受不住，然而為求一線生機，還是斷然地替他做了開刀的決定。開刀當日，母親和我們子女陪伴父親進入開刀房後，因估計開刀過程漫長，便請兄姐送母親返家暫事休息，獨剩我開刀房外待命。開刀一小時後，我突然被通知進入開刀房解釋病情，當時我還狐疑地心想“比預計的要早呢！”然而，進入冰冷的開刀房後，主刀醫師迎面而來的嚴肅表情，讓我心中有了不詳的預感。醫師很謹慎地告訴我，在腹腔打開後，發現腹腔壁與骨盆腔到處都是米粒大的癌細胞病灶，顯然胃癌已蔓延，胃切除對胃癌末期的父親已無意義。晴天霹靂的這些字句是那樣的真實，感覺卻又莫名地遙不可及。我望著手術檯上無菌包布覆蓋的人形，腦海思緒漂浮著：那是我的父親嗎？那些聽來絕望的結果是在形容我的父親嗎？那就是醫師所說“可能很快、可能只有三四個月生命”的描述對象嗎？這一切如何向家裡殷殷期盼的母親告知呢？眾多混亂的想法讓一向有主張的我霎時茫然無言，當下就遵從醫師的建議，將胃保留、做好腸造瘻、關起腹部傷口、進行保守性化療。

其後，父親的生活就處於每隔三、四週一次的化療、孱弱、體力漸增的反覆循環中，如此過了五個月，情況看似樂觀穩定；可惜的是，某日突發的呼吸道感染，幻滅了我們以為戰勝病魔的僥倖想法，他的身體狀況也全面地潰退。父親開始發燒、呼吸急促，我的兄長急忙將他送入急診，由於當時呈現呼吸窘迫，急診住院醫師診察後以直接而堅決的語氣向我們家屬說道“他很喘，可是他胃癌末期你們還要插管嗎？”這一番話語，以醫療資源觀點來看是無庸置疑的決策取向，然而其不加修飾的言語卻令我們家屬感覺是建議直接放棄，這位年少輕狂的醫師似乎並不能體會老人家生命的挽留對於整個家庭的意義，前一日的父親還能戲弄小孫子，此時我們怎能眼睜睜見他喘不過來而氣絕。不假思索地，我們還是決定插管搶救。然而，病情持續負向發展，就這樣在父親離世前兩個月，他的身軀在急診、加護病房、呼吸病房、呼吸照護中心中輾轉，他的意識從清醒逐漸變成隱約模糊、昏迷不清，老人家再也沒有機會離開醫院。

父親最後那段臥病時日，居住於在北部的我，每週末來回奔波於南北兩地，只希望爭取那片刻會客時間的參與。在加護單位那再熟悉不過的環境中，靜默躺在床上那個裝著呼吸器、雙手約束、臉與肢體末梢浮腫、昏沉無力的形體，我所心繫的老人就跟過去所照顧過的無數病人沒有兩樣，可是如今每個燈光、每條管路、每個機器運作的聲響，卻變得都是如此震懾心神，令人心境是如此沉重。每次短暫的探視中，我總是要強逼自己整理好情緒，以理智地仔細了解狀況並假裝鎮定地安慰老人家、給予希望，殊不知背後的我是如何不斷深呼吸，強忍著隨時可能落下的淚水。

最終的兩個月中，父親有一段時間病況還算顯穩定，在醫師和病房護理人員不斷地建議下，我們家屬接受了所謂“氣切後呼吸道較為舒適、轉入呼吸照護中心較有優先機會”的說法，讓父親做了氣切。原本真的以為父親在氣切後接受呼吸道處置會比較輕鬆，至少能讓他的生命餘日舒適一些，沒想到氣切後傷口癒合不佳，潰爛惡化為兩倍大甚至滲血。親戚探視時不解地問道“你爸都癌症末期了，你怎麼還讓他氣切、破壞身體完整?!”此話頓時讓我驚覺到自己慣常的醫療化思維，才發現這原本善意的選擇竟變成令我終生懊悔不已的抉擇！然而，臥床中的父親變得異於往常的溫順，便那般默默承受著我們錯誤決定的結果。

後來，父親病情就如同自己照顧過的其他癌末病患一樣慢慢地下坡，眼見父親意識日漸模糊，我心中多次想對他說“真的很抱歉讓您辛苦了，我知道您很痛苦，您放心地走吧！”然而，這些話我始終沒有勇氣說出口，做不到像書上所說有勇氣的告別；也始終沒有正式地讓父親知道自己的病情，軟弱地剝奪了父親處理人生缺憾或是圓夢的機會。

現在回想這個疾病歷程，從門診等候聽取檢查報告、被延誤診斷的猜疑與氣憤、開刀房外的漫長等待、理性的病情宣告、加護病外守候的焦急、氣切抉擇的不確定感、對末期病患的道別……，這些原來在醫院裡稀鬆見慣的事情，經歷過後我才發現，站在病患家屬的立場來檢視，景象與心境是那樣的相同。父親辭世至今三年，逝者已矣，我們已無心再追究當初是否被誤診，然而藉著父親犧牲的苦痛經驗，讓我有機會對醫療重新檢視與定義。我想，醫療的發展來自於滿足人類的健康需要，醫療服務也絕對應該立基於人性化思維，方能達到理想的品質。因此，我提醒自己日後在醫療工作中，盡量減少醫療本位思考，多採病人端的立場去看待醫療情境，以提供真正能切合病患與家屬需求的服務。



有人說靈魂的重量是14公克。一些事不親身經歷過，無法想像實際的感受……「請默禱。」助教簡潔有力地下了指示。這是我們第一次默禱、第一次與老師見面、第一次感受福馬林的氣味、第一次上這堂「由學生成為醫學生的必修」——大體解剖。大體實習室的裝潢簡單而莊嚴，空氣安靜而肅穆，大體老師們靜靜地躺在解剖台上，等待我們掀開白布；準備用自己的身體為我們上一堂最寶貴的身教。眼角濕潤潤的，是感動抑或是福馬林太具刺激性了，我沒有多想，因為心中充滿震撼「這是如此偉大的愛心呀！」。觸摸老師的肌肉，因固定灌流而略顯僵硬；瞻仰老師的容貌，安詳而堅定，彷彿說：「學習吧，孩子。」思緒奔騰之際，時間好靜止，所有情緒走向內心，心中聲音隆隆響起，此時四周卻異常寧靜，像身處海底，只能聽見湛藍的死寂。

下第一刀時，我遲疑了：我何德何能，竟被賦予在人身上做實驗的特權。猶豫、躑躅、自我懷疑席捲而至，但在時間逼迫下，只好狼狽地劃下第一刀。情緒上的衝擊，是巨大的，直到課堂結束才勉強從感嘆的洶湧波濤中上岸，把震撼裝進背包帶走。

信步走出實習室，沒了時間的壓力，猶豫躑躅、自我懷疑又找上門，「我憑什麼在人體上解剖？」不斷捫心自問，卻一再的得不到答案。心情向窗外連續陰雨綿綿昏暗的天空，樹上的鳥兒吱吱喳喳好像嘲笑我名實不符，秋風迎面撲來彷彿勸我放棄向前，我如蒼海中一失去航

線的扁舟，找不到足以支持自己前進的理由。心煩氣躁，食不知味；沮喪氣餒，渾渾噩噩，甚至懷疑起自己存在的證據，內心煎熬難以負荷。

直到一天，偶然看見實習室外牆上一位老師的捐贈原因裡寫著：「寧可醫學生們在解剖實習時畫錯一百刀，也讓他不要再未來執醫時，在患者身上劃錯一刀。」這句話沒有經過文字，直接進入我心，一股暖流注入心底，感覺到老師對我們的期許與祝福——「用心學習，造福人群。」原來，這堂課不只學習長長的拉丁字，與抽象的立體概念，我們更學習著希望與愛。梅雨季好像過了，雲層散開透露出燦爛的金煌，悅耳的鳥鳴激勵士氣，迎面吹拂的涼風消去了疲憊，我將勇往直前不負期待，立志成為一個好醫生。

肌肉骨骼的雄偉建築；神經血管的複雜網路，自然創造的天工令人咋舌，而老師把他交予我們做為教材，一吋一吋地教著我們。讓我們有機會藉由實作熟習人體的構造。切開的一刀一剪，都是祝福；上課的一分一秒，都彌足珍貴。緬懷老師的偉大精神，其實我們都是備受祝福的。滿懷感恩之心向老師們致敬，牢記老師們的殷殷期許，朝個好醫生邁進。

雖然我不知道靈魂有多重，但我知道老師靈魂中那份熱情無限且無盡。



# 從遙遠星球到地球，吃午餐

蕭嫩妮<sup>12</sup>

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sup>1</sup>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所博士班<sup>2</sup>

某個陽光燦燦的夏日，在台大醫院精神部兒童日間病房擔任職能治療師的我和同事，伴著十來位學齡前的自閉症類群障礙孩子及家長，一同到淡水進行戶外適應訓練。外出活動的核心目的在於應用平日於治療情境所學、練習適應真實社會生活；然而，所有的活動裡最受家長期待與畏懼的，便是帶著一群語言理解和表達能力相當有限、對社會情境的領略與規範遵守不甚佳，且各自有著不同固著行為的孩子在餐廳吃飯。行前討論時，家長們難掩失落表示，由於帶著這樣的特殊孩子，在較具氣氛的餐廳輕鬆愉快地進餐早已成為一種奢求。我們因而笑稱要藉這次人多勢眾，一起壯起膽量、厚著臉皮，全家人在舒適的餐廳裡好好吃頓飯。

那是淡水河畔一間希臘風餐廳，門口小花園輕緩地飄來地中海旋律。彷彿感受到店裡的沁涼與愜意，一張張曬得紅通通的小臉龐魚游般進屋，店裡原本的井然和諧驟然被打亂，好奇衝動的孩子攀爬、蹦跳，陷入自我的孩子逕自獨語、嬉笑，焦慮固著的孩子更是旁若無人地轉圈、敲打。這些被形容成外星球來的孩子全然無視餐廳裡原本且應有的情調，可是我、同事和家長們已然將室內其他地球人的側目和不悅神情盡收眼底。這群孩子裡，有位可愛的小弟弟特別喜歡重複堆疊杯子，和爸爸、媽媽一家三口坐在靠窗的小桌，襯著玻璃杯交疊碰撞的聲響，父母羞愧的臉頰熟悉地迎著旁人投來的嫌惡目光，綠窗外映射進來的陽光愈加照亮反射在窗上的尷尬表情。事實上，他們很努力避免讓孩子近乎怪異的行為干擾他人；然而若爸媽企圖阻止，堅持重複將三人水杯疊高的孩子便立刻哭鬧。即便他們試圖轉移他的注意力，最近耽溺於這項固著行為的他依舊不為所動。服務員所感到困擾也不下於這些父母，他們得不時前來抹拭濺溢桌面的飲品，一面擔憂著玻璃杯失手落地的可能。櫃檯後方的店主逐漸坐直身體，眉頭蹙緊，彷彿對這赫然闖入的喧鬧透露出容受度的臨界點。

儘管人們的舉止盡可能維持異國風情的優雅，空氣卻流動著詭譎。我輕輕起身，走向櫃檯詢問是否備有塑膠杯或紙杯，並請服務員將原本半滿的玻璃杯替換為裝入少量飲水的新杯子，接著，我歉然地向煩悶的店主與忙碌的服務員稍作解釋：「不好意思麻煩你們了，因為我們許多孩子是特殊兒童，會有些不適切的行為，得請你們包容。」店主楞了幾秒，開口問我：「是哪方面特殊呀？」「嗯.. 他們在溝通和情感分享上有許多不足而被診斷為自閉症。」「自閉症？可是他們看起來很正常呀！」之後，我緩緩地分享一些相關資訊並回答好奇的提問。隨著疑惑逐漸得到解答與澄清，因誤解和偏見而矗立的隔閡慢慢消散。

「哇！你們好辛苦喲！」店員們不住地驚嘆，「我幫大家的餐點都打九折，再加送每位小朋友一塊蛋糕！」眼眶紅紅的店主人在服務員穿梭著端送餐點時大聲宣布。忽然間所有人臉上都是滿滿的笑意，地球人和初來乍到的外星球小孩共享著這美好的午后時光。



# 胼手月亮



藥學四 王乃文

她如繭載霜的雙手，盡數鑲嵌著一道道動人心弦的故事，故事在轉瞬間又化爲一首首可歌可泣的旋律，旋律在一縷縷髮絲間，澄澄是記憶疊層間紀念著熱鐵烙膚的白。時間的齒輪映在月光下，轉動，被歲月蒸發的軌跡隨著逡巡的腳步烙印心窩，甜甜的、苦苦的，數著汗與淚水的交錯。她說，星星就是窮人的珍珠，混著狂風沙是我們單薄的衣裳，保護我穿越迷霧，那團霧裡看花後，真真切切的看透徹了，心是晴朗的輝映月光折射太陽熾熱的暖和，最後在生命的舞台綻放最璀璨耀眼的絢爛，絢爛在途中的荊棘旖旎著芬芳沁人香，四溢的潺潺燈火，已從闌珊轉融融了，因爲我知道，那是永恆的愛編織成的巨大捕夢網，守護著你我堅持的初衷，再沒有什麼能超越的牢靠堅固，吞吐著夜色，溫良如絲，謝謝您之於我的愛，充填於胸臆，幸福滿盈。

自打有記憶以來，即知家裡不同於一般家庭，由於父親生意失敗，意志消沈、終日抑鬱，所以在家休息，至今令我詫異的是，母親不曾抱怨，她總笑說：「路是自己所選的，不管前方遇到的是好是壞，都要勇敢承擔，孩子，要挺住。」小時候，父母的關係不甚好，常吵架，母親賭氣之下常常借酒澆愁，但從不將氣發洩在任何人身上，她習慣一個人將眼淚辛酸往肚裡吞，到現在回想起來，還是頗爲心疼母親一肩攬起的無比堅強。

她做過許多工作，笑說自己三百六五行樣樣精通，年輕時曾是駐唱歌星，而如今爲了家計，奉獻她的青春卻也無怨無悔，記得國小時，母親擺路邊攤賣豬腳、滷肉飯，生意極佳，相對也非常忙碌，同時需要肩負起照顧我跟姊姊的責任，大多數時間我和姊姊會到攤子幫母親的忙，所以在印象當中，我們的童年是在體諒母親當中快樂發展的，後來失了業，輾轉爲維持生計，去工地做版模，我常在想，母親只是一介弱女子，在當時怎會有如此大的信念，去支撐她撐起沈默地盼望，盼望在一個個工作當中，儘管不知是否勝任，還能硬著頭皮，咬著牙去做，只求一家溫飽，永遠無法忘懷。母親在大學當過工友，撿過垃圾，那時我就讀小六，假日時會陪著母親去垃圾場撿垃圾，從各處運來的垃圾我們將其劃破，從裡頭尋找可回收的物品，有些完好如初的，母親會將之取出洗乾淨帶回家，那時是首次體會到母親如何放下身段，爲了家庭打拚，那時候只要聽到電影「搭錯車」的主題曲，我都暗自掉淚，歌詞說著「假如你未養育我，給我溫暖的生活，不曾保護我，我的命運將會是什麼？撫養我長大，對我說第一句話，給我一個家」母親堅持不離婚，她說要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一個健全的家庭要有爸爸和媽媽，這點影響了日後的我們，努力報答母親的胼手胝足。長大後開銷往上，凌晨開始送月子餐，天還沒亮，她便醒來出去各地送餐，母親樂觀的說看到別人因爲喝到這一碗熱湯身體健康，她也覺得幸福快樂，中午再去便當店打工，晚上在小吃攤直到打烊，日復一日，用汗水拉拔我和姊姊，所以從小開始，爲了感念母親的辛勞，我都告訴自己，要讀好書，國中班導曾殷切的告訴我未來要更加油，才能夠出人頭地，讓母親的辛勞不是白費，這段話到現在還是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不肯有一絲忘懷，母親曾說過不要像她沒有一個好的學歷，過這樣的生活。

考上好大學離家上了台北後，爲了減少母親的負擔，我四處打工，一面兼顧課業，其實這樣的日子很累很辛苦，也曾想過放棄一切什麼都不管，可是總覺得自己選擇的要甘願，做過許多工作，唯有自己走過才能體會箇中的酸甜苦辣，在社會上工作要學會謙卑，放低姿態，面對工作要隨時面帶微笑，她會告訴我，對不起無法給我好環境，我很感激她給我一個好嗓音，讓我能兼職駐唱，讓人給予我肯定，直至現在，我很樂於做公益活動，對於人我之間我堅持與人爲善，多付出關心。

母親的身教遠遠超過言教，讓我學到一點：知足，母親不曾抱怨，反而告訴我多做少說，多看多聽，不要心浮氣躁，做人要厚道，她從不記恨，也堅持不與人結怨，對於受氣也總是一笑而過，她知道我想唱歌給很多很多人聽，想幫助世界上更多貧苦的家庭，但她也說，起碼要把書念完，要用自己所學回饋社會。

這一路上要感謝的人很多，特別是我的母親，在我低潮的時候給予我最溫暖的守候，她總說不要給自己那麼大壓力，曾在唸書時埋怨自己出身不好，同學可以快樂讀書，我卻得拼命工作，到現在想起，或許不失爲一種歷練人生乾脆快速的管道，也讓我在同儕中較爲成熟，學習到別人沒有的技能，在人生遭遇挫折時，總是母親陪著我度過，給我建議，提醒我該怎麼做會比較妥當，總是支持我任何決定，牽著母親的手，直到她白髮三千，依然記著孝順，數著汗與淚水的交錯，刻劃成了歲月的輪廓，打自牙牙學步時牽引著我，那雙溫柔沈默的推手，每一針執著、寬容，爲我編織每一道彩虹，彩虹了我每一個笑聲交織溫暖的綺麗人生，母親，我要說聲謝謝您，用青春編織巨大的愛守護了我，讓我有勇氣去面對接下來的考驗，就算前方荊棘滿佈，就算路再崎嶇，有妳的愛隨著我前行，乘風破浪的是幸福，幸福爲我在月亮那頭所看見的都是妳撒下滿滿的愛，最亮的那道光，胼手胝足的爲我筆路藍縷，我愛您。

# 恆美之路

醫學七 陳彥誌

反覆抽吸著針筒，我的手在發抖，額頭上冒出無數細小的汗珠。  
慘了，沒有回血。

沒入皮下的針頭像疲憊困頓的旅人般尋覓汨汨泉源，但觸目所及均是乾癟肌肉，連一滴水也榨淨不出。我緩緩退出了針，冷硬的鋼針若有情，想必也將低垂雙目，面色凝沉。

「好痛啊，你到底會不會？」「可不可以不要再試了，找護理師來好不好。」遭遇此類批評或要求，甚至被家屬「請」出病房，皆算意料中事，都還能夠承受。最怕的，是經過漫長的兩針嘗試，沈默不帶表情，只是靜靜地，瞧著我的那群病人。我無法判斷他們的平靜目光裡蘊含的是指責還是諒解；未曾抽動的嘴角代表的是對於痛的認受度高於常人，還是對日復一日、無窮無境的抽血檢查表明的放棄態度；不曾退縮分毫的前臂是因為早已遭逢更多遠勝於此的苦痛與悲涼，所鍛鍊出的堅強；還是鎮日身癱在床，遠眺窗外——若有幸能被安置在靠窗的位置——晴雨變換，季節遞嬗，出院日期卻始終遙遙無期，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終於演變成爲的心死？他們或許早已對我感到麻木，我卻始終無法對他們漠然。好幾次瞄準他們沈疇已久的軀體上，其中一條蜿蜒爬行著，因為接受太多次注射或者因藥物影響早已變得脆弱的伏流，下針。失去彈性的血管卻在堅硬的鋼針碰觸後瞬間偏移，外表還看得見，皮下早已失去了蹤跡。面對這樣失敗的採血過程，他們毫無抱怨，我萌生出的濃稠罪惡感卻卡住了喉嚨，咕噥一句沒有人聽得見的「對不起」，忙亂收拾殘局，低頭退出帘幕。只覺得自己無力改善病人困境，還平添磨難。

置放尿管能舒緩飽脹的膀胱；傷口清創能剷除惡臭的腐肉。抽血對病人而言，痛苦同樣直截了當，好處卻不甚明白。也因此，鎮日清晨推著抽血車，推開一間間沉重的房門之際，我心中總是充滿壓力。即使在心中擔憂過百次，我還是躲不掉病人的質疑，逃不開深鎖的眉心。它們都終將在我心中烙下深深印痕。

「我之前才抽過啊！為什麼今天還要再抽？」

「醫生，好痛啊！你到底抽好了沒有！」

對不起，我只是值班的實習醫生，我只能聽命行事。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讓你挨第二針的。

對不起，我下次會練得更好……

我一面於腹內反芻這些說不出口的道歉，一面完成了一個禮拜總有三次，推著採血車逡巡在乳白色甬道跟幽暗病房間的旅程。我始終相信在養成時期親自到末端執行這些被認為是技術面的雜事，對體會病人的恐懼與苦痛有莫大幫助。醫生的培育如果淪為僅著重知識面與專業技藝，終將變得鈍於感受「人」的溫度。往後，我們越爬越高，就越難回頭重拾這些珍貴的日子，這些能好好坐在病人床沿，問他昨晚睡得好嗎，一面用指尖戰戰兢兢在手臂上摸索可以汲取的暗流，深怕稍有閃失便會使自己深感愧疚的日子。

因此，即使再感壓力，即使再不情願，我仍願意從被窩中爬起，推著車，穿過那一條從護理站到病人床沿，實無幾步之遙，卻無比漫長的恆美之路。



# 那一天，我們站在椰林大道上

護理一 陳曉柔

你如嬰兒般的臉龐透露著天真的氣質，不懂的人以為那是人氣王的象徵，懂的人知道那是你淡粉色羊毛巾般的細膩心思。這張臉龐曾吸引多少人？曾弄傷多少人？但你仍繼續穿戴著它在你的世界裡，靦腆地，笑著。

「今天學校好熱鬧喔！你知道嗎？在總圖前有好多人拿著牌子在照相。」我面對著宿舍裡的筆電，很專注且熟悉地看著螢幕裡的阿瑋說話。

「妳說支持同性婚姻的活動喔。」

「你怎麼知道？」

「拜託，我也有很多同學讀台大，他們有告訴我。」

我們互相對著電腦螢幕說話，彷彿一切都還是高中那青澀歲月的對話模式。互相聊著彼此的趣事，嘲笑著彼此的天真，也嘲笑著老天爺忘記在我們之間留下歲月的痕跡。

「那妳對於同性婚姻有什麼看法？」從阿瑋口中簡簡單單說出這句話，語氣平淡。

「你知道嗎？有很多藝人、同學都說他們支持同性婚姻，這讓人感覺不支持的人就沒有同理心，就非常自私且勢力，並且被貼上了壞人的標籤。可是啊！這世上本來就有人選擇支持，有人選擇不支持。你不可以限制我一定要選擇支持，我不支持是我的自由，這社會上總會有不支持的人存在著，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到現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一直不通過啊！」我仍用機關槍的語調若吵帶罵地回答阿瑋的問題。

「那妳今晚餐吃什麼阿？」阿瑋問到。

「你知道嗎？學校旁邊有一家餐廳超好吃的……」

在台北的日子裡，生活在楓城與總區間旋轉著雙輪舞的快樂，忙碌與充實交替著，我也漸漸習慣向筆電裡的阿瑋播報著學校與台北的事。

「你知道嗎？台北已經連續下一個禮拜的雨了。你知道嗎？騎腳踏車時我的手快凍僵了……」

「等妳來嘉義，我就請妳吃全台灣最水最甜的鳳梨，保證讓妳吃到舌頭髮麻。」

「不要，我才懶的下去呢，為什麼你都不上來？」

筆電的相機鏡頭就盡忠職守地看著我從仲夏說到初秋，從期中說到期末。

「我現在讀期末考讀到不想讀了，你在哪裡？」

「我在台北。我去找妳。」

「你為什麼要來？」

「先不說，我要下捷運了。」

我懷著滿腹的疑惑跑出了女生第三宿舍，在大學廣場上遠遠地就看到他，那種感覺，很青澀、熟悉且溫暖。我們若吵帶聊了半晌，眼角餘光瞥到阿瑋的同學在等他，不好意思讓同學苦等，我只問了幾個最後的問題。

「你為什麼突然出現在台北？」

「你不是要期末考嗎？」

「你學校有這麼多人可以問，為什麼偏偏要大老遠從嘉義北上來問？」

「你是住在高中同班同學的宿舍嗎？」我連續問了四個問題。

「我要問台大資工系的同學一些程式問題。」阿瑋回答著。

「我住在那位同學的宿舍。」阿瑋的眼神望向正在等他的同學，在月光下，那位我從未謀面的同學始終不發一語，像極了一本充滿程式碼的原文書，難懂且神祕。

早晨的陽光染上我的小小帽腳踏車，一切都變得好青澀純真。我和阿瑋約了一起吃水煎包，於是我們又回味起高中的輕狂與單純。阿瑋跟我說了許許多多他從未提起的事，語調中平但卻感覺隱隱約約的惆悵。

這次，換我細細且慢慢地聽著。

「我的事全都跟妳說了。」

「你不跟我說我也沒差啊！」我故意裝作無所謂的模樣。

「可是我還是不懂，你為什麼突然出現在台北？」

「你不是要期末考嗎？」

「為什麼？」

「我以後會很常來找妳。」

「我以後會很常來台大？」

「為什麼？」

於是我們繼續以若吵帶聊的模式散步到了椰林大道。

「跟昨天那位同學有關嗎？」所有千奇百怪的可能原因我都問過他了，反正不差這一個，就姑且問問看吧！

「妳覺得呢？」阿瑋說完後，就笑著看著我。

在這一剎那，我是失去了一個朋友，還是失去了一個知己，還是失去了一個很重要的人？伴隨著在風中傳來的笑聲，腳踏車仍從我們身後呼嘯而過，椰林大道上的椰子樹仍迎風搖曳，像極了正等待閱兵儀式的英姿煥發的兩列整齊士兵。

可是風在我們周圍都凝結了。

因為我的成見，我對於擁抱彩虹旗的人們懷有恐懼感。我有我的權利不支持，我有我的立場堅持我的不友善。可是，現在站在彩虹橋彼端的不是出現在報章雜誌中同志大遊行的陌生人，而是，阿瑋。

「妳可以看著我說話。」

「妳為什麼要哭？」

我為什麼要哭？我為什麼會感到一股傷心排山倒海淹沒了椰林大道，兩百零二顆椰子樹都不再迎風搖曳了。

「我想，我想我應該不會再像以前一樣跟你相處了。在我跟我說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我一直壓抑欲潰堤的眼淚，深怕更多的眼淚只會加強說明我的狹小包容心。

「哪裡不一樣了？我一直都是這樣，我有因為我自己喜歡男生而不跟妳一起吃水煎包嗎？妳覺得我們之前的相處有一點兒讓妳感到噁心嗎？」

「我姐姐知道後跟我說：『這不是你的錯。』而現在，我只希望在我心中最要好的妳能接納我，我只希望妳能給我一個最簡單的支持。」阿瑋繼續看著我說著。

可是阿瑋的聲音開始哽咽，而我的眼淚已經答的一聲滴落在我緊握的雙手。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

「不一樣了！」我回答他。

「是的。我不應該告訴妳的。」

「我…我…我真的很對不起你。」

「妳不需要道歉，妳沒有錯，沒有人強迫妳要支持，那我只想問妳，我們還是朋友嗎？」

眼角餘光往上，我看到阿瑋的臉紅的很絕望。

「應該不會是了。」

椰林大道的兩頭伸向未知，我們正朝向沒有彼此的未來走著，互相拿著利刀朝向此生最熟悉的朋友刺進已不再青澀的心。我的眼淚說著我已收不回的無情與狠心，阿瑋的涕泗指引著他回到男生第五宿舍的方向。

成長，總要我們面對不知道的事。當我們只接受願意接納的事時，看似停留在青澀純真的心，卻在別人眼中只是無知。我們好像註定要走上一條成長的道路，青澀無知的我們拿著一把未被歲月磨平的利刀。當不願知曉的事成為路中的巨大的障礙，我們只能彎下腰，用雙手以及全身的力量，一步一步，雙手雙腳，將大石頭移開。此時，利刀已經被放下，路，也開了。

當我們習慣接受社會中的「大部分」的模式，便將「少部分」視為「不正常」。世界上百分之十的人口只能站在彩虹橋上等待被接納，他們只有被選擇的權利，而社會中的百分之九十卻總會無知的問：「你會變回來嗎？」事實上，我們有什麼權利責問人家，只因我們是「大部分」嗎？

春天的風開始吹進椰林大道，我手中的利刀已漸漸被歲月、被從青澀吹向成熟的風磨平。

口袋裡的手機突然響起。

「妳在哪裡？我在台大了。」是阿瑋打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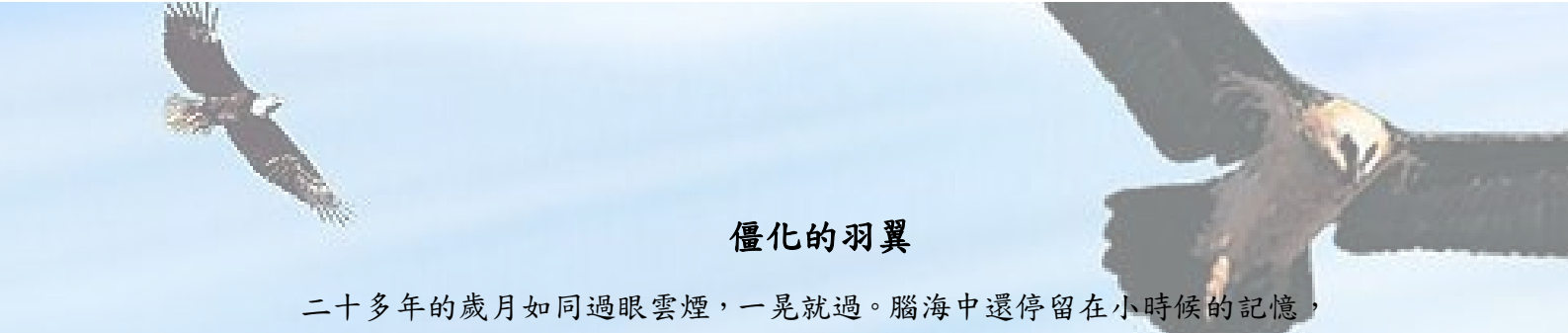
「一起吃飯吧！」我說。

「好啊！」

「那你等我一下喔！我騎去男五找你。」

於是我騎著腳踏車，從椰林大道騎向男生第五宿舍。路途突然想起阿瑋如嬰兒般的微笑，我也笑了。





## 僵化的羽翼

二十多年的歲月如同過眼雲煙，一晃就過。腦海中還停留在小時候的記憶，現在映入眼簾的卻已是白髮如絲的家中兩老。現在回想起，總是無法置信自己已經是成年人。儘管隱約還有印象，媽媽以前是如何囉嗦，爸爸以前是如何嚴肅，但是這些早就不再重要。因為以往的他們選擇扮演的角色，都是為了使我們健康、安全的長大，避免我們重蹈他們年輕的覆轍，保護我們免於和他們在相同的地方跌倒。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蛇。人們都害怕痛。深刻的痛過，才會痛徹的覺悟。只要曾經挫敗過一次，我們就很難有勇氣再次振作起來。因為我們懂得汲取經驗，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什麼不能碰。父母親也和我們一樣，都希望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只不過他們受的傷比我們還多，結的痂比我們還硬，流的血比我們還多。所以他們時時告誡著我們人生中的各種危險。但是，曾經有個故事說：「泰國有人專門眷養表演用的大象。為了怕大象掙扎暴衝，所以會用鐵鍊把他們的四肢綁起來。小象小時候嚐試掙脫，卻落得渾身是傷、滿腳鮮血的慘境。於是他學乖了——再也不掙扎。儘管等到他長大，身體的力量足以扯斷這些鐵鍊，他們也不願意從束縛中掙脫。」這就是我們僵化的羽翼，害怕流血而結痂的翅膀。

就像鳥兒天生下來就擁有飛翔的翅膀，人類也有靈活的四肢以及聰穎的頭腦。在這包羅萬象的生物世界中，任何生命的誕生都被賦予了他生存的意義。因此，人們本來就能夠從事各種活動和克服重重困難。特別是隨著年紀的增長，自身所汲取的養分已經漸漸化為身體的力量。羽翼漸滿，體態漸豐，此時便是他們各自施展身手的時刻。然而，若是擔憂雛鳥的殞落，而將鳥兒囚禁在鳥籠，它一輩子都不會飛翔。因為害怕過往的失敗而自我設限，就不會成長突破。同時也辜負了它與生俱來的能力。長輩滿腹著愛心，用他們滿覆的羽翼保護著孩子。雖然孩子將不會受傷，但是卻永遠無法獨當一面。飽滿的羽毛終會隨年紀漸漸脫落，小孩終究得學會自己面對。

做為子女理當要能夠體諒父母的用心良苦，但是不能忘卻自己的潛力，而受限於前人的告誡，就像長大的小象不願掙脫鐵鍊而甘願一輩子受束縛。做為父母能傳承前人並且融合自身的經歷來保護後代，但是卻不能忘記每個人都是獨特而且具有不可限量的潛能，特別是正值青春的小孩們。若是用自己過往的恐懼和痛苦網綁了他們的身軀，他們將無法飛向藍天。

我們需要力量才能保護別人，也需要成長才能夠獲取力量。不要讓僵化的羽翼阻卻翅膀的茁壯，不要飛翔的翅膀變成僵化的羽翼。

《流預所碩二 蘇翊善》

